



宋槧太平御覽



1 3
403
109



13
403
109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

服用部三

屏風

屏風

步障

承塵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所購以贈
田中
所購以贈
田中

釋名曰屏風以屏障風也裊在後所依倚也

周禮天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掌次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也

鄭司農曰皇羽覆也玄謂後板屏風與漆羽象鳳皇色以為飾也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鄭玄曰斧扆書屏風

又三禮圖曰裊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象也

漢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人事賂外戚為御史大夫子咸

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

召咸教誡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着頭觸屏風萬年大怒

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

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

又曰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疾久之成帝出過臨候伯

伯乃再視事自大將軍薨後師古曰富平定陵侯張放淳

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則侍中設宴

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帳畫屏

風師古曰坐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

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為無道至於是序伯對曰書

云適用婦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

之甚者也上曰苟不居此此圖何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

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留連也師古曰大雅蕩

講俾畫作夜醉號諄以畫為夜流連作詩之歎而泣涕流

連也而諸書乃以流連荒亡蓋失之矣大雅以流連不謂

飲酒之人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

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

又曰成帝省減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設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必繩妾以詔書矣

又曰王莽常翳雲母屏風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座新施屏風圖書列女帝數

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上

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

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

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

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

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

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吳志曰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

以御屏風隔其座焉

或曰隔以雲母屏風

又曰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筆落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魏書曰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納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

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清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於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雪矣

宋書曰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歸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鹽鼓薑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中丞劉楨奏風聞廣州刺史韋助於州作綠沈銀泥漆屏風二十三牀請以事免官

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隨宜代之

齊書曰宜都王銓年十歲時與吉景耀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拊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

又皇太子在雍有發古塚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又劉俊傳武帝常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

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虧物理也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為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於靈座

又曰憲宗以天下無事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寫於六扇屏風以示宰相

春秋後語曰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

鹽鐵論曰一杯棬夫遠反說文曰棬枋用白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

之功其為多矣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相譚新論曰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

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為地五色文之世其欲為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聲為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發魏哀王家有石屏風

又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遺雲母屏風瑠璃屏風

又曰漢江都王建勁健嘗跳越七尺屏風

漢武舊事曰帝起神臺其上屏屏風悉以白琉璃作之光冶洞澈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牀象席雜玉為龜

甲屏風

拾遺錄曰董偃嘗臥延清之室設紫瑠璃屏風列麻油燈於戶外視屏風若無屏風矣侍人唯見燈明以言無礙乃

於屏風外扇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也侍者乃屏風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之礙矣

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甚薄而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如無隔唯香氣不通於外

劉向七略別傳曰臣與黃門侍郎歆以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劫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

栢任別傳曰在亡愍子念之爲作象著屏風置座邊

古今注曰孫亮作瑠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三輔決錄曰何敞爲汝南太守和帝南巡過郡有刻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

風土記曰陽羨縣令表起生有神異無病而亡塚東面有屏風蓋神之所坐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牀上屏風十二牒織成漆連銀鈎鈕織成連地屏風十四牒銅環鈕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字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讎把秦王衣袂曰寧爲秦地鬼不爲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段龜龍涼州記曰有人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

語林曰滿舊字武秋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或云北窓琉璃屏風實密似疎有難色武帝笑之荅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坐

俗說曰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相客者時爲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爲復作餘語相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相云相參軍君知昨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相狼狽便走○又曰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萬起

淮南王屏風賦曰列在左右近君頭足不逢仁人永爲朽木

曹毗詩敘曰余爲黃門在直多懷遂作詩書屏風

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辟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

壅闕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無失其常
王羲之與殷浩書曰勸令畫廉藺於屏風

步障

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有才辯疑之嘗與賓談論詞理將屈謝氏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齊書曰江夏王寶玄與崔惠景叛景敗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裏圍之令群小數十人鳴鼓角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北齊書曰琅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步障

以觀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絲布碧裏步障三十漆竿銅鈎拾遺記曰石虎爲浴臺列鳳文錦步障縈蔽於浴所語林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間是玄度弟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玄度爲之解紛諸人遂不能犯境劉真長歎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語林曰大將軍刑周伯仁以步障繞之經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弟癡何以不知取其翁屍周家然後收之

承塵

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周禮春官下曰幕人掌帟綬之事玄謂帟在王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

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

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宋書曰建平王宏子景素在南徐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鵠集於承塵飛鳴相追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搜神記曰長安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尔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上爲我福也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爲一鈎從尔資產巨萬

又曰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詰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

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舉力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着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隸復先語伯祖云某月某日書當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無聲

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調國有大富長者條三彌與佛作金薄承塵一佛作兩重承塵

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大獼猴以鐵鑊鑊之着牀間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鑊埋之後百許日有鬼者見獼猴走上承塵上不悟是獼猴鬼也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斷走乎永叔曰始乃今日知猴死復有鬼乎

語林曰傅信忿母母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鷄鴨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母輒恐怖

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

塵承塵也

太平御覽第卷七百一

金澤文庫

嫁娶使官者馳傳州縣召充選者使楊后選所取后妬不
取端正好唯收長白時卜蕃女有美色帝舉扇彰面語后
云卜蕃女奸后曰蕃三世后族不冝枉以卑位帝乃止
又曰何植字元幹常以縛筆織扇爲業以奉供養
又曰庾亮出鎮於外以帝舅故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嘗遇
西風起輒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居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之羲
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歎惋因謂姥曰无苦但言是王
右軍書以求百金價姥如言人競買之後姥復將數扇來
請書羲之不答○又顧榮傳曰廣陵相陳敏反渡江攻揚
州刺史劉機阻兵據州郡有鼎峙之意遣顧榮歛舟於岸
敏率萬人出不獲濟榮自麾羽扇敏衆大潰也
晉中興書曰安帝義熙元年禁綃扇及檮蒲

續晉陽秋日謝安賞表宏機對辯速宏爲東陽郡時賢祖
道洽亭安起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
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稱其率要
又曰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貨答曰嶺
南彫弊唯有五萬蒲葵扇謂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一中
者捉之於是京都士庶競而慕焉增價數倍旬日則無所
賣

宋書曰明帝王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
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

又明恭王后傳曰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警始猶見順後
狂慝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柄不華因此欲
加醜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乃止

又曰范曄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詩賦美

句聿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熠熠襲長夜之悠悠上
循覽悽然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孫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
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
萬里爲遙

又曰劉祥字顯徵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爲正員郎
司徒褚彥回入朝以翳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
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表劉
安得免寒士

又曰蕭子顯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
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

梁書曰臨川王宏子正表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
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噉之終常搖握

又曰柳惲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
秋雲飛琅瑯王融見而嘆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南史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雖童蒙便有感
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
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又曰羊欣字敬元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
元顯怒乃以爲後軍府舍人

又曰何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
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吳興太守
頗好畫扇宋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
陸探微顧寶元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

後魏書曰尒朱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
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扇爲約弼帳下

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慚血示衆以爲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破心紹隆因推刃殺之

唐書曰中宗爲皇太子天后以時熱令皇太子外朝用扇鄧日太子讓之詔不許

太公六韜云將冬不衣裳將夏不操扇名禮將之也

管子曰夏行五政三日禁扇去笠

淮南子曰失火而鑿池披裘而用扇不能救也

又曰夫夏日不披裘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箠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出則燭不息

春秋繁露曰以龍致雨以扇逐暑

崔豹古今注曰雉尾扇起於殷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

用翟羽周制以爲皇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翟卽緝雉羽爲之以鄣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以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又曰鄣扇長柄扇也漢世多豪俠爲雉尾而制長扇也

又曰五明扇舜所作也旣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

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各一太子納

妃同心扇三十單竹扇二十

脩復山陵故事曰立宮中用綉團扇六枚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金堂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穀見其墨露乃勞之曰得无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又曰長安巧工丁緩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尺相連續
一人運之則滿堂寒戰

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雲母扇五明扇七華扇翟
扇蟬翼扇

又曰天子夏則設羽扇冬則設繒扇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爲羽扇柄者刻木以象骨翻用十毛
取全數也中興初王敦始改用長柄使其下出可捉而滅
其羽用八識者以爲服妖也柄使可執者國柄之象毛滅
用八是羽翻損小而飛羽不終之應也

鄴中記曰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
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
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縫縷爲其
際唯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

以此扇挾乘輿亦用象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綠沈色或木
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異物志曰扶南國昔但知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
用也及今熱時各自用也

拾遺錄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雌一雄夏
至取鶴翅爲扇一名施風一名條翻一名反影時有南歐
獻二美女更搖此扇侍於王側

世說曰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轉扇鄣面而得柱後
度江左不能復尔王歎曰不知吾進伯仁退斂性強梁自
斂於周顛斯不然之言

又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我
嫌是老奴果如所疑

又曰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卽潔

成暉栢扇遂以書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扇指麾三軍三軍皆隨其進止

又曰胡母彥國至湘州坐廳事斷官事尔時三伏中傍搖扇視事其兒子光從容顧謂曰彥國復何爲自貽伊戚又曰庾翼爲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疑是故物侍中劉邵曰栢梁雲構匠者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季恭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俗說曰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默眼睛主問之顧荅曰那可點精點精便語

列仙傳曰介之推隨晉重耳去國後辭祿與母入介山從伯陽遊後世見在東海王治賣扇

搜神記曰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

千執象牙扇出應門

續搜神記曰吳猛好道術嘗渡江以白羽扇畫水橫流直過不用舟楫

異苑曰高平檀茂宗義熙中喪亡其母劉氏夢見宗云方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覺於屏風閒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

婦人集曰沒太子妻季氏爲夫所遣婦與夫書并致安衆扇兩雙

古詩曰綾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女形乘鸞入煙露班婕妤好扇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栢帝帝得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員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形五離而九折篋鼈解而縷分放虬龍之蜿蟬法雲霓之
烟熅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
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飄動乎綺紈
徐幹團扇賦曰於帷合歡之奇扇肇伊洛之織素仰明月
以取象規圓體之儀度
傳咸狗脊扇賦曰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
脩名尚不媿狗脊之為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

蓋

釋名曰蓋在上覆蓋人也

通俗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

禮檀弓下曰弊蓋不棄為埋狗也

左傳定曰齊侯伐晉夷儀弊無存死於雷下闕死於雷下齊侯
謂夷儀人曰得弊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命乃得其

尸公三禭之

遂衣也殯三加遂深禮厚之

與之犀軒直蓋

犀軒御車直蓋高蓋

家語曰孔子將行命從者持蓋既而果雨

聖人無於不通也

又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也之
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
能以久也

史記曰五穀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

漢書曰上官傑少時為羽林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
不得行解蓋投之傑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
其材力焉

又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年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
彰有德

又王莽傳曰或言黃帝時建華蓋登仙莽乃造華蓋高八
丈一尺皆金瑤羽蓋載以祕機四輪車駕六馬輓者皆呼

登山

續漢書曰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十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又曰祠老子於濯龍中設華蓋八座

東觀漢記曰隗囂破上歸過汧幸祭遵勞之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

後漢書曰光武東巡虞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

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東京縣也帝怒使撻御史延救之乃止事具門部

吳志曰曹休入皖城陸遜破之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

又曰周泰字幼平數戰有功孫權覆以御蓋江表傳曰青練蓋也

又曰劉基孫權愛敬之嘗從御樓舡上時雨甚權以蓋自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也

又曰賀齊為將綺飾所乘舡青蓋絳幘

晉安帝記曰栢玄遊於水南飄風飛其輓蓋後義兵起遂敗

宋元嘉十年起居注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衛將軍何尚之公事每罩笠有虧體制建野笠於公門棄華繖而不御

宋元嘉二十九年起居注曰訶羅單國奉孔雀蓋一具

齊書曰始安王遙光傳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

祐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

遙光行還入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後敗

梁書曰王籍為中散大夫弥日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

擇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

南史曰殷孝祖與賊合戰每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

曰殷統軍可謂死將至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

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

又曰扶南其俗單古具織 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而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

又宋玉大言賦曰圓天為蓋方地為輿 淮南子曰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蓋

未足恃也撩蓋骨也 孔叅子曰夫子適邾邾子遇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

命子路將束帛贈焉 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僕嗽之蓋足蔽霜露

說苑曰田子方遇翟璜乘軒車戴華蓋疑以為人君也 崔豹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

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於帝上有花藹之象故因而作華蓋藹韋委切

又曰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

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軍自漢朝乘輿用之因謂

睥睨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睥正諸切 睥五計切

搜神記曰湖陂吏丁初忽見少婦人姿容可愛青衣戴傘

呼初初疑而待顧視婦自投波中是大蒼獺衣傘皆是蓮

荷異苑曰義熙中烏陽小吏見女子戴青繖姿容甚麗遂

要之去至多雷光乃是大狸抽刀研殺其繖乃枯荷葉專具

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子通合會仙人在金屋

銅門之內以紫雲為蓋 真人王君傳曰太上大道君授務成君繡羽蓋雙明珠

俗說曰徐干木年少時嘗夜夢見鳥從天上飛銜繖樹其

廷中如此凡三過銜來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得繖遂以惡

終

青烏子葬書曰作墓發土夕夢見罽繖入市者富貴
楚辭曰孔蓋兮翠旒言以孔雀翅為車蓋翠羽為旒也登九天兮撫彗星
又曰乘水車兮荷蓋駕雨龍兮驂螭

宋玉高唐賦曰蜺為旂翠為蓋風起雨霽千里而逝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屯余車其萬乘兮綵雲而樹華旗綵

對阮籍清思賦曰折丹木以蔽陽竦芝蓋之三重

劉植魯都賦曰蓋如飛鵠馬如游魚

宋玉大言賦曰圓天為蓋方地為輿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

服用部五

塵尾

唾壺

如意

書臺

拂

香爐

晉陽秋曰石勒偽事王浚遺勒塵尾勒為不執置之於壁
朝拜之云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
晉書曰王衍夷甫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每捉玉柄塵尾與
手同色

又曰王導妻曹氏妬導令別修館以安眾妾曹氏知之導
將恐有他喧辱命駕恐遲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
蔡謨聞之謂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之覺但謙退而
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轡車長柄塵尾導大怒

宋書曰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又融臨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復魂
又曰張敷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弱冠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塵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齊書曰周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塵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見重如此
梁書曰廬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中講說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謝舉造坐屢折廣詞理遵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塵尾贈之以沉重席焉

陳書曰張譏善講論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後主管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下勅譏講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坐以屬譏曰可代塵尾
郭子曰何次道嘗詣王丞相以塵尾敲牀呼何共坐曰此君子坐也
又曰孫安國往舫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墮落滿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也
又曰王長史病已篤寢燈下轉塵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滿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置柩中因慟哭○世說曰王丞相常懸一塵尾著帳中及舫中軍來乃取之曰今當遺汝○又曰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

剖析文句以塵尾柄敲机日至不客日至樂因又舉塵尾
日若至者那得去客乃悟服○語林曰康法暢造庾公捉
塵尾至彼公曰塵尾過麗何以得在荅曰廉者不求貧者
不與故得在耳○華陽國志曰宜君山出塵尾
王道塵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
許詢白塵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
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

如意

齊書曰蒼梧欲害高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
書鎮如意甚大以備不虞欲以代仗
蕭子顯齊書曰明僧紹字承烈平原聶人也隱長廣郡勞
山詔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賜竹根如意筭籜冠隱者以
爲榮

梁書曰席闡文武帝將起兵闡文勸蕭穎胄同焉仍遣客
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又曰韋叡拒魏於邵陽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
一日數合

又曰殷鈞字季和梁武與鈞父叡有舊以女永興公主妻
鈞公主驕淫險虐鈞形兒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
壁爲舛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
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
王府諮議

又曰李膺字公膺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
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
對曰昔事和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
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後魏書曰高祖孝文欲試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競取寶玩宣武皇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帝大奇之

又曰廣陵王羽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賜羽如意以表心焉

拾遺記曰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請夫人爲神女勸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見夫人憂感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吳主見圖而嘉之以虎魄如意撫案碎折嗟曰此神女也遂納之

又曰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月下舞火精如意誤傷夫人頰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虎文蠅蟬等形時人莫有識者太常以問綜綜荅曰昔秦始皇帝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名掘鑿江湖平諸山南處處輒理寶物以當王氣其事見於秦記

石季倫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世說曰殷荊州有所識作賦示東哲慢戲之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出之王旣讀殷笑不自勝王看竟旣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點之而已殷帳然自失

又曰謝萬北征而常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萬兄安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呼諸將宴以悅其心萬從之於是召集諸將帥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軍皆是勁卒諸

將甚恨之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愷以示之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枝愷帳然自失

異苑曰太原郭澄之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反自廣州長民以其謀先告因騁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既覺便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它後從入關齋以自隨忽失所在

劉義慶啓事曰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覩

拂

晉書曰武帝泰康四年有司奏先帝舊物麻繩爲細拂以

明儉約

宋書曰孝武大明中壞高祖所居陰壁於其虺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覬咸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齊書曰陳顯達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謂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繩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自眊拂二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拂塵垢

唾壺

晉書曰王敦爲荊州牧既專外任有問鼎之志引劉隗刀協爲腹心及隗用事頗聞王氏敦怒疏陳之自余憤憤不平安每酒後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列

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擊唾壺爲節並邊盡缺

梁書曰天監中中天竺國奉表獻琉璃唾壺

脩復山陵故事曰皇后玄宮有白瓦唾壺五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書銀帶唾壺一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漆圓油

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納薛靈芸靈芸別父母歔歔累

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卽如紅色

及至京師壺之淚如凝血矣

又曰吳主潘夫人帝嘗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旣

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寫於臺下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一枚

交州雜記事曰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精唾壺一

口青白水精唾壺各二口○續齊諧記曰武昌小吏吳龕

渡水得五色石夜化爲女子稱是龕婦至家見婦翁被白

羅袍隱漆几銅唾壺狀如天府自稱河伯

馬融遺令曰冢中不得下銅唾壺

賀循葬禮曰藏物今用瓦唾壺一枚

蔡邕表曰詔賜薰爐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於子

無以加此

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羣臣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

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

書臺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柏書臺

又曰太子妃有漆書臺

香爐

漢官典曰尚書郎給女史二人潔衣服執香爐燒薰從人
臺中給使護衣服

梁書曰侯景卽位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
北皆謂爲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
軍下之徵

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父貞孝昌令初弘
景母郝氏夢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又曰庾仲文貪賄何尚之奏選令史龍向臣說亦歎其受
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
不可稱數

齊書曰江泌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召諸王後
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
曰都盡無餘後子琳被害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爐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中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
盤三斗香爐一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諤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
爲機環轉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褥被故取被褥以爲
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貴人公
主有純銀香爐四枚

襄陽記曰劉和季性愛香上厠置香爐主簿張坦曰人名
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和季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君何惡我愛好也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爲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
徐先生南岳記曰衡山石室中有几及香爐

廬謹祭法曰香爐四時祠坐側皆置也
徐爰家儀曰婚迎車前用銅香爐二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
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
闔風至時發青煙此香爐也語其主處求即得之
古詩曰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
山上以植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朱
火燃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香風難
久居空令蕙草殘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產靈嶽之
幽深經般倕之妙指運公輸之巧心有蕙帶而巖隱亦霓
裳而昇仙寫嵩山之龍嵒象鄧林之仟眠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

服用部六

囊

囊

杷僕

說文曰囊謂橐也橐車上大囊也
方言曰自關而西食囊謂之掩囊
周易坤卦六四曰括囊無咎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
焦贛易林歸妹之損曰爭雞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毛詩公劉曰迺裹餼糧于橐于囊
公羊傳哀公曰齊景公死舍立陳乞迎陽生使力士舉巨
也囊而至開之則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諸大夫皆再
拜稽首自是往殺舍
史記曰韓信已定臨淄楚使龍且救齊夾睢水陣韓信乃

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遂走龍且追信信渡水使人決壅水大至急擊殺龍且

戰國策曰荆軻逐秦王時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軻提抵擊也漢書曰陸賈使尉佗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又曰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

又東方朔傳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又曰張安世持囊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囊挈囊也近臣

又曰邴吉馭吏嘗知邊塞吏出適見驛持赤白囊邊郡發

韓命書馳來至虜人雲中代郡還歸府見吉白狀

又曰成帝許美人乳詔使婢嚴持乳醫及藥篋至美人所後詔使嚴持綠囊書與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美人葦篋一合盛所生兒死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壅谷水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

後漢書張湛傳曰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秉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范曄後漢書曰楊璇爲零陵太守以緋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會戰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燒馬驚奔突賊陣

又曰和熹鄧后臨朝杜根以安帝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怒收根盛以縑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典略曰馬略爲司隸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囊裹其足而戰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

魏略曰大秦國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王一旦至一宮聽事止宿明且復至一宮遍而還出行常以一韋囊自隨有上言者收辭囊中還宮乃省之

吳錄曰步騭表言北降王潛等說北箱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見呂範諸葛恪云每讀騭表

輒獨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囊塞埋乎

王隱晉書曰棗嵩用事於王浚時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晉中興書曰孫恩敗以囊籠盛嬰兒投之於外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而後就汝

晉書曰郭公居河東精卜筮郭璞從而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璞出是洞曉其術

宋書曰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鑊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燠以貽母

陳書曰後主怠於政事每啓奏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

隋書曰張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

莊子曰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又曰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
扁鑄此世俗所謂智也然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緘滕之不固也

淮南萬畢術曰鴻毛囊之可以渡江

盛鴻毛滿囊可渡江不溺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石綺縮裏被囊一丹羅長命
綺縮裏椀囊一紫綦文綺絳縮裏椀囊二

晉中經簿曰盛書阜縹囊書函中皆有香囊二

世說曰謝玄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
不欲傷其意乃譎與戲賭得卽燒之

語林曰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
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
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胤好賄被下必
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焉與胡

父諧賈

諧賈賣齋

又曰石崇廁內兩婢持錦囊是籌也

俗說曰何承天顏延年俱為郎何問顏曰藿囊是何物顏

荅曰此當復何解耶藿囊將是卿

言腹中無所有純是藿此是世俗相調之辭也

西京雜記曰惠帝與趙王同寢處后殺之不得後帝早獵
后命力士於被中搯殺之乃死吕后不信以綠囊盛之載
以小輶車入見厚賜之力士東都門外官奴帝後知罾斬
之

拾遺錄曰蘇秦張儀二人假食於路剥樹皮為囊以盛天
下良書

又曰燕昭王夢西方羽人從雲中來曰大王精智未開求
恒生久視之觀不可得也以指畫王心應手而裂王乃驚
悟血濕於襟王復見所夢人曰本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

綠囊囊中有續脉石名九補血精散摩王之臆俄而即愈
又曰石虎爲浴臺皆用鑰石玳瑁爲隄岸或以虎魄車渠
爲餅杓夏則自渠水以內池池中皆紗縠爲囊盛百雜香
漬於水裏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
穀囊乎哀公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
餓首陽之山恐魂乏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
何以此爲

國語曰吳王殺申胥盛以鳴鷄而投之於江

鳴鷄革囊

春秋後語曰趙王使平原君入楚求其從約其客有文武
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未有可以備二十者毛遂請行平
原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鋒立見今先生處勝
門下三年無所聞是先生無所能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囊中耳若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未見也平原乃許
與借

江表傳曰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嘗置六
斛米囊東西走馬輒製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太祖尋知之
曰幾爲狡虜所欺

漢武內傳曰帝見王母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母曰此
吾真形圖也

曹瞞傳曰操性佻易自佩小盤囊盛手巾細物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男子杜成行於路
得遺裝囊開視有錦帛二十五疋明送詣吏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詰受幾許贓賅滂曰曾爲北部督
郵汝陽令有記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爲贓賅直六十耳

郭文舉別傳曰文舉河內人也懷帝未濟江至餘杭市賣

箭箬易鹽米以樹皮作囊得米鹽以內囊中
裴淵廣州記曰州廳事梁上畫五羊象又作五穀囊隨象
懸之云昔高固爲楚相五年銜穀萃於楚庭因是圖其象
荆楚歲時記八月民俗以錦綵爲眼明囊記曰赤松子此
日以囊承柏樹下露以爲相貽或以金薄爲之遞相餉遺
幽明錄曰習鑿齒爲荊州主簿從相宣武出獵見黃物射
之卽死是老雄狐臂帶絳綾香囊
又曰廣陵韓略將下馬覺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
着鞭鞘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祝經乃世之常聞
也

異苑曰信安鄭微年少時見人遺一囊云中有物欲碎便
爲凶兆微密開看乃是一挺炭意甚祕之年八十病篤語
子弟云吾齒老矣可試啓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死

趙一秦客詩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宋劉義恭啓曰垂賜金虎魄茱萸囊七寶校裝玉眼明囊

帊幘

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帊帊衣曰幘

職官曰尚書郎入直中宮供青縑白綾幘

晉中興書曰陸納爲吳興太守徵拜左右尚書臨發止留
留被幘餘悉還官

梁書曰張譏幼喪母有錯絲絲經帕卽母之遺製及有所
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咽不能自勝

南史曰關康之寓居南平昌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七十
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而卧了不相矜延之
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北史曰後魏元文旣專政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珍寶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
屋問此何處云是天上見一婦人三十五六短青黑色眉

後有疵時賈后踈親聞其狀知是賈后慙而去
晉書云陸納性恹每自箚料財物有客入見之羞慙以身

映簾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顛籍其家止見素簾中有故絮
脩復山陵故事曰武悼皇后立宮貯衣蝦蟇簾二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漆馬齒書簾金裝綵花簾
古詩曰交文象牙簾婉轉青絲繩

篋

左傳昭四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
向美與一篋錦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
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
力於職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其能知唯安世識
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遺失

魏志曰胡質爲荊州刺史薨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晉書曰張華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有文史溢于几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許慎說文曰牀身之安也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裁也
 方言曰牀齊魯謂之簣陳楚之間謂之第
 鮮謂之樹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檠音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易曰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六
 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六四剥牀
 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巽在牀下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服用部八

牀 榻 胡床

許慎說文曰牀身之安也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裁也

方言曰牀齊魯謂之簣陳楚之間謂之第音第一北燕朝

鮮謂之樹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檠音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易曰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六

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六四剥牀

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巽在牀下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禮曰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大夫之簀與註蓋也簀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命元會也元曰夫子之病革音棘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左傳曰齊無知弒其君殺孟陽于牀注云陽小臣代公居

牀逐門

又曰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又曰夏子庾卒楚子使薳子憑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

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掘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衽席牀第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卻叔虎曰牀第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存側耶

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徙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戊曰諾

范曄後漢書曰表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邀之至江寧坐簀牀而歎曰表術乃至於此乎歐血而死

又日向栩性卓詭常於鼃比坐板牀上如是績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又曰羊茂字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百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鹽鼓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為琅琊相亦然也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河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

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

所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晉書曰武帝會宴凌雲臺衛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言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瓘於此不復言

又曰齊獻王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無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又曰中宗元帝也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舛御牀共座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養年十五六便絕穀設小床常獨坐不與人共

又曰太尉郗鑒使人求女聳於王導問令就東廂遍觀諸子使者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務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聳訪之

乃逸少也遂以女妻之

又曰相玄從荊州下都篡位所坐御牀忽陷殷仲文進曰
將由聖德淵重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燕書曰公孫鳳隱於昌黎九城寢於土牀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銀塗
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也

又曰江湛為元兇劾所害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之日所
眠床忽有數斗血

又曰王微不仕元兇之變微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
日端坐床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齊使戎布牀須臾
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

卿豈唯善雙聲乃辨土也

又曰張敷為中書舍人狄當周赴善管要務以敷回省名

家欲請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詎可輕行當
日吾等並已負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床去壁
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
其白標遇如此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
舍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
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
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
齊書曰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
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陛勞至此為兒婚得苟
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敷
謝瀟音我不得歷此意可自請之僧真承旨敷登榻坐定
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之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請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
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
拂床而去
又曰晉陵王子良為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床罷任還乃
致以歸後於西邨起古齊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蜀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
牀上
梁書曰侯景既篡位問義師轉近猜忌彌深床前蘭綺自
遶然後見客
又曰長沙王懿孫植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
冠莫不措則
又曰兼弘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一
時之絕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川

銀鏤金花兩重為脚也

又曰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
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
客

後魏書曰魏收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
為之銹滅而精力不輟

又曰韓務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
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醉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
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床罪當死請
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莊子曰驪姬之父封人之子晉國之始得也日涕泣沾衿
及其與同匡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涕泣也

商君書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床之上而天下治
論衡曰孔子將死遺祕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
上我堂歸我床

世本日紂爲玉床

南方志曰南方老人以龜支床及老人亡昇牀龜尚活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床六星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素柏局腳床七具

漢武帝內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刑六甲雲飛十二事帝
盛以黃金封以白玉函珊瑚爲床紫錦爲帷安着柏梁臺
上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爲床

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雲鬱鬱白玉爲牀

真人周君傳曰周義山字季通合會仙人在金屋太室以
彩玉爲牀

馬明先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還岱宗石室中金床玉几
西京雜說曰武帝爲七寶床雜寶屏風別寶帳設於桂宮
中時人謂爲寶宮

又曰昭陽殿設玉牀

又曰韓嫣以玳瑁爲床

拾遺錄曰董偃常臥延清之室畫石爲床石文如畫體甚
輕出鄧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

又曰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沫布置象床上使所愛者
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珠百枚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

令體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白琲真珠

又曰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尅
為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
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床床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衡山記曰仙人室中有黃玉牀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郡有賈誼所穿井旁局脚石床一
床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傳云誼所坐床也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
床長八尺瑩摩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

諮議參軍周室穆折石床各取一頭為曾氏之後所訟

鄴中記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寸

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異物志曰麀賈柴狼狀如麀而角向前入林則得之角正

四據人因以作踞牀

異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牀刺史玉淡息切求
不與遂殺而籍焉籍沒也後息疾法存出為崇也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劍遣人擲魏武小下不着帝
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劍至果高

語林曰簡文為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聽左右拂見鼠行
跡視以為佳

雜五行書曰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
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牀所壞者為憂妻也

曹植九詠曰蕙疇兮荃牀

柴子太七折曰下莞上簟華鏤之牀

劉楨續慮賦曰布玳瑁之席設紫蠟紫蠟大龜也蠟音惟之牀馮玫

瑤之几對金精之盤合李尤臥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之

歡夕則勞慎崇德遠姦

榻

堅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知歡久則敬慎崇德遠姦

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坐主人無二獨所坐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周璆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璆來置一榻去則懸之也蜀志曰簡雍性簡傲佚蕩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須枕卧語無所爲屈

吳志曰周瑜薦魯肅孫權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宋議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顏延之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同子驂乘表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雖酬之意甚不悅

齊書曰孔休源字慶緒博學爲晉安王府長史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後魏書曰元順爲吏部尚書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忤起曰此榻曾見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梁書曰臨汝侯猷爲益州頗僭濫客筵內遂有香燈都稜切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爲僭還都以憂愧成疾卒唐書曰玄宗命太常韋縉讀時令每月一篇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置面案令韋縉坐而讀之又曰李峴爲相元載於政事堂置榻邀宣事中官坐峴至叱左右去榻唐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郭子曰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客皆在連榻于稚舒後至曰杜元凱復以連榻坐客不坐便去列仙傳曰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也

胡牀

風俗通曰靈帝好胡牀董卓權胡兵之應也

魏志曰裴潛爲兗州刺史常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掛柱齊書曰張景真僭侈武帝拜陸還景真白服乘舴猛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

梁書曰武帝軍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此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腳談笑如初

又曰侯景既篡位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殿上常設胡床及荃蹄着鞞垂脚坐

北齊書曰武成胡后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掛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庾肩吾賦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歆形已

正文邪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
留奉盛明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